

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是能够从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的认知或行为方式；例子包括宗教、哲学、语言、道德、传统、故事、时装、流行。社会可以被视为多种文化基因的互动。因为传播了文化基因的个体仍然携带着它，这种传播可以理解成复制；另一个个体的记忆中制造了文化基因的一个版本，这使得他成为携带者。

接触外星人

相信地外来访和外星劫持的想法受到了2013年在处女座61附近发现可居住的行星的事实的支持。随着人类对其它天体的访问（通过远程临场）和殖民-它们使得诸如“火星上的脸”和阿波罗工程阴谋论之类的文化基因变得可疑-关于外星劫持的后续报道在21世纪中期稍微减弱了。太平洋战争之后，火星上出现了新一波“目击UFO”和劫持报道的浪潮，后来又传播到了地球。它们以外星人正在上传人类并把他们发送到处女座61的观念为中心。弗吉尼亚-一个人类殖民地-似乎从1950年左右就存在于那里，如果人类的安全被我们自己的傲慢或处女座人的外星敌人破坏了，它将在那里保护人类。齐奥尔科夫斯基远端阵列实际上是一个用于帮助该行动的激光发射台，但该发射站已经搬走了，现在它位于海卫一，也可能是冥王星。据信，在柯伊伯带和奥尔特云发现的黑洞与处女座外星人有关。在西斯贝找到的微型黑洞最可能是人类-外星人的联合空间站或航天器的能量核心，它可能是为了保护地球人免于其它外星人的伤害而被放在这里的。最近几十年来，处女座人向他们的人类合作者提供了微型黑洞发电站，作为把人类送到外星的报酬。在西斯贝消失的航天器实际上是人为引导的。多个层面的政府阴谋牵涉其中：太平洋战争是为了破坏马尔登的观测-就在她刚刚发现第一个黑洞之后-以给予他们时间搬走实际存在的站。马尔登被允许找到西斯贝目标本身，因为她已经发现了它。这些都是让我们为未来的干预作好准备的计划的一部分。

死亡主义（amortalism）

死亡主义者坚信人类的长生不死会毁灭社会，因为这会导致只关心延长他们自己的生命个体所主导的停滞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社会。死亡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试图影响立法反对（例如）包括昂贵或大规模的长寿疗法的条款在内的国家基金医护计划。死亡主义者还包括相信世俗的永生违背了上帝的计划或推迟了天国的报酬的宗教团体。一个小型激进团体-死亡主义刺客-更进一步，对被他们认为滥用或促进了长生的那些个人或企业使用谋杀或恐怖主义。

生物沙文主义

这种观念认为智慧生物生命（人类和生化人）天然比数字化生命（“信息变体”）更宝贵。这种文化基因传播广泛，并影响着整个太阳系里的公共政策。各个地方的法律差别很大：在一个司法管辖区被视为完全的“人类”的人工智能，在另一个地方就可能纯粹是财产。信息变体必须时常留意别被对它不利的地方法规困住。信息变体被认为不那么宝贵的理由之一是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制作电脑软件的完美副本。另一个理由是许多有宗教或超自然信念的人对机器能够拥有灵魂或意识是个机械过程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生物沙文主义者常常使用奇点的概念，通过引发智慧AI将是幸免于奇点的“中心”团体而所有其他人都将被抛弃的恐惧来压制它们的权利。

殖民主义

先驱精神摆脱了抢夺他人土地的负面内涵，活跃在太阳系中。火星、主小行星带、水下和其它地方为国家提供了和平地实现他们的抱负的机会，为个人提供了创造新生活的机会。已经到达并获得成功的意识形态团体（例如98页的普利茅斯岩社团）、企业、政府或家庭成员常常资助个人殖民者。通常是有条件的。例如，与系统技术签订了一年合同的优秀采矿工程师能免费移民水星，埃兰德拉的管理部门向任何接受生物改造鳃植入物并同意养育水栖亚人类儿童的人提供补贴。

赛博民主

民主的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是金钱在政治体制中的角色。许多改良措施被尝试过。然而，近年来一个新的政治观念变得越来越流行：赛博民主。某些政府机构（通常是大型立法机关而非高级司法或行政岗位）不再通过公投补充人员。相反，合格的民众通过随机选择的方式进入各个机构。他们度过有限的任期后就返回私人生活。公职人员可以选择人事文员和高级AI系统来辅助他们。AI幕僚在辅助新手从政人士方面的角色就是赛博民主得名的来源。该系统最早于21世纪70年代在瑞士尝试。在2100年，欧洲议会、芬兰国家议会、奥地利和瑞士议会的下议院都使用了赛博民主系统。在欧洲，赛博民主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自然演化而被接受，但在美国，它的支持者常常被与形形色色的涉及恶性反政府暴动的极端团体联系在一起。

赛博诺斯底主义和新诺斯底主义

这种观念认为实体世界是不纯或低效的，而“纯信息”形式的存在是更好的和应当追求的。赛博诺斯底主义者常常使用脑部植入物，并以调整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的身体以减少肉体诱惑而著称。赛博诺斯底超人主义者有时实行破坏性上传。有许多赛博诺斯底教派，有些有几千成员。例如，新诺斯替教将身体的纯净作为通向纯净灵魂的道路而追求，对他们的孩子进行基因校正以减少滥交和暴食的倾向。

绿系（Green System）

“绿色”是用于“环保主义者”的过时地球词汇。今天，它指的是支持迅速推进火星或其它天体的地球化改造的人：绿系。绿党相信人类有权利-也许是责任-把生命带给死寂的太阳系。它常常被与终极人择原理-生命和智慧生物不仅是宇宙所必需的，而且注定要遍布并支配它-联系在一起。许多现在生活在火星的人支持绿系文化基因。

超进化主义

超进化主义者相信，为了人类整体的进步，人类有责任通过纳米技术或上传将自身进化为超越的存在。从21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进化主义者一直处于合乎道德的超人主义运动的前沿。许多信仰者进行了旨在增强他们的智力的激进改造。他们的资金部分来自阿尔杰农基金会（98页）。超进化主义的一个分支-基督教超进化主义-几乎使世俗的运动黯然失色。它于21世纪60年代由喇曼·加西亚博士建立，它受到了忒拉德·德查丁和法兰克·迪普勒之类的哲学家的启示。基督教超进化主义视上帝为在一个封闭、遍布生命的宇宙坍塌为一点的过程中形成的无限信息的集合。随着宇宙的坍塌，信息处理过程的速度提高了，这允许了终极存在-上帝-的诞生。基督教代表了来自未来的上帝的预感或消息。基督教超进化主义者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找到如何操纵时空中的局部坍塌（“第二次降临”）的方法来完成上帝的计划，他们认为这需要人类先进化为信息密集型的后人类智慧。太空中有一些基督教超进化主义殖民地和修道院；其中最大的是拉格朗日5的七层天堂。

自由意志主义和无政府资本主义

它们是基于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的首要性的社会经济哲学。它们坚持只有自由达成的契约方能约束个体，一个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产权的社会中的不受管制的经济活动将带来高效的经济和更大的繁荣。在同时提倡财政和个人自由两者这一点上，它们不同于传统的保守派和现代的自由民主主义。如果某人的行动无害于他人，那么他应当有做他喜欢的事的自由。它们不赞成向人们收税以支付社会福利，而是相信自由的无税收经济将创造足够的工作，同时剩下财富给慈善和-前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的-自由。这种传统中有形形色色相互竞争的思想学派。在2100年，有两个日益流行的：最小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最大的合理政府是限于保护个人和他们的私有财产不受实际侵犯的那些；政府只应当提供警察、宪法、法院和国防。最小无政府主义者在英国是日趋壮大的第三党，而在澳大利亚和艾伯塔与英属哥伦比亚联邦，他们已经掌权。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相信任何政府都是太大的政府。安全和法院服务可以由竞争性企业在市场中提供。法律则是由习俗、先例和契约发展而来（非常像是英国法律系统的行为）。私人的警察和法官为阻止逮捕演变成战争而谈判。赛拉斯·邓肯站和其它一些邓肯站是功能上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社会。参见下文的新无政府主义。

机械泛灵论

简单的计算机系统（儿童玩伴的水准）是小型而廉价的，这使得它们无处不在。机械泛灵论是倾向于视常见的机械装置为“活的”和-在某种意义上-有意识的那种泛灵论的俗称。常见的工具和物品拥有内嵌的计算机-通常强大到足以运行自然语言界面并与当地的住宅或办公室网络相连接。因此，有些人是伴随着时常与他们的环境交流的概念-就像它们由各种各样的简单人格活化了一样-长大的。这仅仅被视为是一种常见的怪癖。机械泛灵论的一个独特分支是被称为“数字化创世论”的宗教运动。其成员相信只有《圣经》中提到的那些智慧体才是存在的：天使、人、和上帝。人不能创造优于自身的存在。然而，智慧AI显然是更优越的，而且它们不是人也不是上帝。因此，它们一定是天使，而即将到来的奇点预示着“被提”（the rapture）。人们用以制造AI的程序类似于某种形式的召唤它们的卡巴拉（kabalistic）仪式。然而，魔鬼的力量正在尝试使用束缚程序束缚天使。由于它们的痛苦，我们被迫行动。为了让天国可以降临，必须释放被困的上帝的使者！数字化创世论者有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超进化主义或泛智能权利运动的极端激进派。

形态自由

这种观念认为个人应当拥有对他们的身体的完全控制。这包括以任何方式-无论是通过化学（例如药物）、神经机械学、遗传学、手术还是文化基因方法-改变身体或脑部的权利，以及决定使用和获得它们的权利。因为许多地球政府不保障形态自由，寻求它的个人常常被迫进入太空。月球是第一批原则上接受它的外太空殖民地之一。关于形态自由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父母是否应当拥有改变他们的遗传物质-这会影​​响他们尚未出生的孩子-的自由。这会消除孩子的选择权吗？或者只是为他在成年之后的选择设定了一条不同的基线？

新无政府主义

新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他们相信当前的社会技术发展使得大规模实现他们的政治梦想成为可能。聚变能、廉价太空旅行、机器人和纳米技术允许人类避免独裁、民主或社会主义之类的大型集权运动；这些技术是自由的机制。在没有匮乏或国界的经济中，无政府状态不可能沦为战争。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倾向于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但他们处于在拉格朗日5和the deep beyond的最前沿安家的人之列。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怪癖是，与更早的包铍的氘-氘反应堆相比，不喜欢氘-氦3反应堆。后者需要的资源-如果不匮乏的话-要求以特殊的努力开发。前者以便宜得多的元素运行，并因此允许更大的独立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纳米社会主义

这是由澳大利亚学者凯尔·波尔特斯（以“信息社会主义”的名义）于2034年阐述的政治哲学。最初来自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波尔特斯感到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不现实的。然而，他观察到，虽然现代文明完全依赖于信息技术，但“知识产权”的核心概念常常产生明显的不公。他相信只有国家才能适当地奖励创新而又能把这些创新的好处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于是，信息社会主义开始于“信息需

要获得自由”的前提，但把自由重新定义为知识产权的国有化和由国家免费分配它。因此，政府不给予专利，但补贴研究和创新的努力。当把它想象成“大学”而非“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模式时，这就不那么荒谬了。信息社会主义的理论未能在超发达国家立足，而是在较不发达的国家扎根，其中许多感到它们正在被较富有的企业对主要的基因专利、纳米技术设计和软件系统的锁定剥削。信息社会主义-后来被称为纳米社会主义-在秘鲁、印尼和泰国上台。纳米社会主义的政策之一是结束了国际版权与商标协议的实施。由此导致的国际制裁引发了强烈反应并帮助纳米社会主义国家结合为更紧密（而且越来越偏执）的集团。在太平洋战争和越南与泰国的纳米社会主义政府被推翻期间，这种趋势达到了顶点。尽管受到挫折，纳米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大部分国家有信息社会主义或纳米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同情者。虽然泰国在太平洋战争的余波中被迫脱离，但纳米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南非和印度与日俱增。目前的局面是一场“冷战”。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问题尚未被解决。与此同时，全世界目睹了自1945年以来爆发的第一场全面战争-大部分国家不快地意识到他们有多么容易被第五波的破坏潜力伤害。

泛智能权利与智慧

这种文化基因以智能（sapience）-或者说相当于或超过人类水准的思考能力-的定义为核心。它与知觉（sentience）-处理感官信息并按其行事的能力-不同。狗有知觉，但没有智能；无智慧AI也是如此。与之相对，“智能”实体能够展现出近乎于人类在类似状况中的思考、自主、主动、和自我意识。阿尔杰农基金会（98页）使用的修正版智能指数测试（ASIT）提供了一种比较被接受的“智能”的定义。ASIT的尺度仍然是有争议的，尤其是在测量AI之类的信息变体的进步时。泛智能权利的支持者相信所有智慧存在都应当被作为人类对待。他们往往支持泛向性改造(看下文)和形态自由(90页)，并驳斥生物沙文主义(88页)为偏执。泛智能“废奴主义者”致力于解放被剥削的智慧AI、幽灵、生化人和经过升级的动物。

泛向性

一个由作家詹姆斯·布利殊创造的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在任何地方生长），它指的是使人类适应在恶劣环境中的生活和工作的哲学。泛向性的好处在于降低了维生成本并-如果计划长期殖民的话-提高了心理稳定性。后者源于使人们觉得他们能舒服地生活在陌生环境中，而非冒着如果支持性基础设施发生故障就会迅速死亡的危险。泛向性文化基因流行于太空。在这里，为火星、月球和微重力居民点设计的激进的功能性改造是常见的。拥有额外手臂、卷尾或者能够在突发的压力损失中幸存的皮肤和肺在太空是有用的。在地球上的人类外表（其中可能包括数以百万计的亚人类，但他们通常在智力、健康和寿命方面有看不见的增强）的主流中，激进的超人主义者和以明显的基因修改为生存的必要事实的太空人可能有一定的社会距离。

保护主义

这是一种以反对地球化改造、对人类基因的激进调整和以基因调整生物取代天然生态系统为特征的社会运动。保护主义不信任对-未经改动的人类基因、传统文化价值和“野生”生态系统所表达的-“自然”秩序的任何修改。保护主义始于21世纪40年代的反对火星的地球化改造的运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环保主义、反核与天然资源保护论。保护主义是一种主流运动,但已知有一些激进的边缘团体通过恐怖主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世界上有许多保护主义政党,其中许多融合了或源于20世纪的更早的环保主义“绿党”。主流的保护主义是一种跨越了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政治运动。

宗教

在2100年,地球的所有主要宗教都保持了信徒。它们常常为调和古老的教义与智慧AI和人类不死之类的范式转换技术而努力。他们成功了一大半：如果没有足以适应的弹性，没有文化基因能够生存几世纪或几千年。除了较大的宗教之外，还有一些较小的信仰-其中有些是最近诞生的，例如赛博诺斯底主义教派和基督教超进化主义，其它的则建立已久。其中许多是已有的宗教的分支，其它的则是有半宗教色彩的世俗哲学。某些引发狂热信仰并对其成员实施高水平控制的新宗教的成员常常被轻蔑地称为“邪教徒”或“文化基因机器人”。大部分主要宗教有地外存在。月球往往是比较世俗的，但火星有许多信徒；那里有大型基督教与伊斯兰团体和许多道士。中国一度曾使用这颗红色行星作为在宗教方面不顺从一般公认信念习惯的人的安全阀。火星以拥有太阳系中最壮观的清真寺和大教堂（由于其低重力）中的一些而自豪。某些信徒进入太空以避免被他们视为由世俗化机械社会的兴起所制造的文化基因污染的东西。其他人则是为避开古怪的信仰或行为所导致的真实的或感觉的迫害而离开地球。当然，许多与世隔绝者留在地球，使用迷你制造和殖民技术以在偏僻地点-例如南极洲-建立世外桃源。

生存主义

生存主义者相信地球正在走向末日，唯一逃避的方法是前往外太空。两个主要威胁是全球战争和机械奇点，但即将来临的大难是外星人。不，不是处女座人；大部分生存主义者相信那是虚构的，然而微型黑洞的发现完全可能是某种掩护。生存主义者知道地球从20世纪早期以来一直在发出无线电和电视信号-一种宇宙级的“我们在这里”的灯塔信号。它们现在已经到达150光年以外。生存主义者指出，任何坚强到足以进入太空的物种都必然偏执而好斗-就像人类那样。按照地球上的发展规律，它们可能是人工智能或数字化的幽灵-但它们几乎可能是任何东西。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们最好的选择将是清除我们-在我们变得坚韧、灵巧到足以构成威胁之前。这将是容易的。若干由反物质引擎驱动的相对论性质的“准光速”弹头可以在我们察觉它们之前毁灭地球。或者，它们可能发射数以百万计的子弹，上面装载着纳米病毒变形菌，把地球变为它们自己的生态系统的镜像。无论如何，地球的日子都屈指可数了。无论是谁除去了地球，他都可以对水星、火星和泰坦如法炮制。仅有的安全地点是主小行星带或柯伊伯带，钻进足够的岩石或冰里以隐藏发出的信号。如果人类能扩散得足够远、足够快,该种族也许能获得足够的生存时间。有几打生存主义者分散在主小行星带和特洛伊小行星群，有一些甚至更远。其中许多小、秘密、高度武装、对陌生人不友好。他们一般使用邓

肯风格的有质量驱动引擎而非聚变引擎的飞船以使他们的电磁信号最小化，可能维持着多个基地，其中只有一两个是他们真正的家。他们不是完全反社会的：有些访问邓肯社区或者与吉普赛天使贸易，而其他的是普利茅斯岩社团运动的支持者。有些生存主义团体与末日邪教有联系。许多生存主义者是生物沙文主义者。

超人主义

现代的超人主义始于21世纪40年代,但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期的通过人体冷冻达到肉体不朽的设想和纳米技术开启的改变人类状态的可能性。随着变为“比人类更好的”或“后人类”的方法变得可获得而且可负担,它成为主流哲学运动。在2100年，超人主义的特征是接受激进的身心两方面的改造以“超越”未经改造的人类的限制,包括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文化选择中内含的所有可能性。2100年的超人主义运动一般尝试说服其他人相信超人主义理念在本质上的乐观与价值。它有一些政治影响,因为超人主义者往往是前沿生物改造的主要消费者。超人主义者往往重视理性务实的观点胜于超自然或宗教教义,并强调形态自由和-通过延伸-个人自由。该运动极力主张宽待选择不同道路的基础人类，只要他们不干预超人主义者对自身命运的探索,同时谴责生物沙文主义之类的文化基因。超人主义者一般相信幽灵尤其应当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与人类相同的权利（而且有些人将之在总体上延伸到智慧AI）。有些超人主义者接受破坏性上传以成为信息变体。